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十五

明 歸有光 撰

記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為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

而為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為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紉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兖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内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遥望三面皆呉淞江之野塘浦縱横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曰焚香灑掃讀書

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閒過之延實為具飲念昔與
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怱
怱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飲悲悵者久之
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
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
樓即方氏之故廬子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
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
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子可以為輓父之

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為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為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為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

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遥見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問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為花圃中為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葢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絶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

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歳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葢所未聞而史稱衞州城既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歳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歳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

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為之記云

真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真義其水曰真義浦其里曰真義村太湖之水逶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瀼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真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即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

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巴城以西有包湖傀儡蕩鰻鱺湖諸湖相灌輸或東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真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為真或謂天監所置即真義以真為信蓋為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為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楨李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為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趾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

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絶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棓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内之士往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禄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真義雖村落小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甫

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真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掠内地時湖上烟火不絶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尚僦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且暮西顧未能忘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載又為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濬甫遊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為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騫之望濬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

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為新堂仍以遂初為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為此賦其後涉歷世塗

違其夙好為桓温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為况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説吕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朂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

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為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

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殁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於中也已

壽母堂記

正德間吾崑山許登仕能孝養其母其母趙孺人者年九十因名其堂曰壽母黄博士應龍為記登仕之孫今吏科右給事中子雲在京師迎養太孺人于邸第而壽

母之堂其扁已撤於是給事之子汝愚仍其舊名請予復為之記且以致之京師云惟許氏世居縣之馬鞍山陽婁江上有田園租入之饒而以衣冠世其家嘗延鄉先生沈通理為師時葉文莊公與張憲副節之兄弟皆未第徃來其家自洪武至今其故居無改而此堂之建計亦在始初卜宅之時葢吾縣雖二百年無兵火而故家舊族鮮有能常厥居者如許氏葢不多見矣堂之名特以時易今又且再而皆以壽母則今之太孺人復當

如前者之壽考期頤而給事雖不及登仕君耕田畜牧朝夕遊嬉不出門閭之外然身在日月之際而無失晨昏之禮母子之樂不減前人此尤世之所難得者昔晉獻文子成室張老頌之君子以為善頌禱而斯干之詩為新宮賦也其詞稱兄弟之好與生男女之祥而其盛及於室家君王然未有言及其母者獨閟宮之詩云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詩之頌僖矣而不忘壽母魯之為禮義之國固如此夫相宅作室

實家國子孫盛衰隆替之所係今許氏之堂奉百年之母者再世可謂盛且久矣而以壽母為名則張老斯干之祝蓋有所根抵是宜書之以告吾鄉之人也

世有堂記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徃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為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

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為拙邪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為固邪嗚呼彼徒為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為吾有者皆足以為累歉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兹其所以能為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沓觴咏其中蛾眉翠黛

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為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為之請記予覩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為書之

容春堂記

兵溪先生為令清漳之上與監郡者不合例得移官即拂衣以歸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去縣治二里所蓋自太湖東吳淞江蜿蜒入海江之南北散為諸浦如百

足而小虞浦最近縣乘舟徃來一日可數十田園有堂
啟北牖則馬鞍山如在簷際間植四時之花木而户外
清水綠疇如畫故先生名其堂曰容春自謂春於天地
之間雖陰山雪嶺幽崖寒谷無所不之而獨若此堂可
以容之者誠以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名勝必於寛閒寂
寞之地而金馬玉堂紫扉黄閣不能兼而有也昔孔子
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之濵當春之時相與鼓瑟而歌
悠然自適天下之樂無以易於此夫子使二三子言志

迺皆舍目前之近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曾點獨能當此時而道此景故夫子喟然嘆之蓋以春者衆人之所同而能知之者惟點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淵明可以語此矣先生屬余爲堂記因遂書之

余之曾大父與兵溪之考思南公成化甲午同舉於鄉是歲王文恪公爲舉首而曾大父終城武令思南公至郡太守余與兵溪同年生而兵溪先舉於鄉者

九年庚戌歳同試南宮兵溪就官廣平甫三載已倦游而余至今猶繫六館之籍故為此記非獨以兩家世契與兵溪相知之厚而於人生出處之際蓋有感云

自生堂記

予友盛徵伯與余少相善而吳純甫先生與予為忘年友徵伯游其門與顧給事伯剛等輩四五人尤為同學相好數十年間純甫既謝世諸公相繼登科第徵伯獨

連蹇不遇為人亢直負氣不肯少干於人用是日以貧困去歲倭夷犯崑山徵伯家在東南門所藏誥命及先禮部篇籍之遺悉毁於兵屋廬蕩然予既力不足以振之獨伯剛篤故人之義館之齊門之内所以賑䘏之甚厚始禮部官留都無事喜古書徵伯少皆誦習年長多病方益精其女壻鄭生傳薛氏帶下醫擅名於時徵伯兼得其書故於醫學博通嘗授徒海上方數里之内無病死者徵伯不為藥劑但書方與之其人輒瘉來謝予

家有病者徵伯輒療之或病而徵伯不在多死今年徵伯居齊門所療甚衆一婦人已死徵伯為湯灌之便覺身動能舉手至胸須㬰病良愈郡人皆以為神徵伯亦喜自負曰吾不復授徒矣將以是行於世因誦扁鵲之語云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遂以自生名其堂予一日過郡城徵伯語以其故嗟夫越人之言吾少時與徵伯相戲謂治天下者當如是耳予是時年少故誕慨然以古臯夔自命徵伯復時時誦

古文詞稱説純甫之言今皆窮老無所遇余方馳騖不止徵伯乃能於讀書之暇用其術以活人此余之所嘆也遂書之以為其堂記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為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為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為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

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為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既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

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
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
堯舜三代聖人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
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為近伊尹五
就湯五就桀自亳入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
斥乎齊逐乎宋衞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
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
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兹

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於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敢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為深遠清閟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

中於時秋風颯然黄葉滿庭户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皁衣承迎左右為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為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廪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為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徃徃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為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朞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為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别去一日使弟子沈孝来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為道至於為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為

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爲抱關擊柝葢亦有甚不得已
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
而不任職者葢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
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
清高雖然求爲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
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
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
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于大

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雙鶴軒記

余往年遊金陵識張氏諸賢於鷄鳴山余鄙率知稱人之字不知張君之號為鶴洲也余家去華亭一舍往往識其賢士大夫於數千里之外而居家未嘗相往來豈九峯三泖能隔絶人如此耶故人陸宗道來致張君之意求記所謂雙鶴軒者華亭故産鶴土人於海上捕取養之上海下沙有鶴巢村所産鶴號為仙品故秀州之

地與水多以鶴名而張君初自號鶴洲一夕夢東坡先生語之云子名鶴洲不如雙鶴之祥其意若望張氏當踵前世科名顯於世者東坡嘗稱鶴之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而夢中之意乃若為張氏切切於世俗之榮名者坡公以文字變幻要不可測度如為王氏三槐堂銘謂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年之後如持左劵交手相付則其於今之雙鶴云者亦必有說矣恨不得從張君親質之

初君之考舉進士至都憲而君以太學上舍屢試不第選調陝西都司幕官未幾投劾歸今其子孫彬彬然邦家之秀鶴夢之符庶其在是抑張君乃能感坡公於夢寐之間亦豈易得者公嘗云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愚於公亦云

雪竹軒記

馮山人為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子記之予不暇以為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

或以書曰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為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還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絶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尚書為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為篤實𦵏予去年山人年老

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
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
浦之蒿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蒿塘近子
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令為其所怒所買田
幾為奪去予亦削迹兹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
告子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
不能得今吾旦暮死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
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

道間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别且使揭之楣間為雪竹軒記云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構為書室而題其額曰清夢軒請余為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其旨此蓋牧人之夢焉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濈濈濕

濕降阿而飲或寢或訛而牧人且蓑笠負餱為之取薪蒸搏禽獸以歸則以肱麾牛羊而來以牧人之愚而夢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不至雖列子所稱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心神之所變幻亦當有之顧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之混濁恍洋自恣以此為蕉鹿蝴蝶之喻欲為鳥而戾於天為魚而沒於淵其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魂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

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夫唯通知乎晝夜之道則死生夢寐之理一矣子思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
萬物畢見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
海之外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丘廬井俯仰升降
衣服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而已而何所作為哉子

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慎其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説乎子敬敏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以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子思孟軻之説也

櫟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構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為人坦夷任性自適不為周防於人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為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

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為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然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即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即至他所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懽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為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黄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為人扁舟五湖間人

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歳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黄山歴九華興盡而返一日邀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為淩躐一旦見絀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静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為得也天下之人孰不自謂為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

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艶之事移時易求牽黄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為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楩梓豫章也則楩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楩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睥睨也而為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㵐山公自田野登朝宦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於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蓋去縣三十里遥望山頹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樓曲檻几席户牖常見之又於屋後構小園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為而悠然之意每見

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留滯見天壤間物何
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為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
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為之才所至宫多著聲績而為
妬娟者所不容然至今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
殆未能以忘于世而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
吾無從而問也吾將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
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
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

嵩少閒涉兩海入閩越之隩阻茲山何啻泰山之礨石顧所以悠然者特寄於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僣為之記

卧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大末之人有來為吾縣者曰方棠陵先生棠陵海内之士遊何李諸人閒以詩文名其為縣令風流文雅有惠愛於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

選貢白太學上舍調為縣主簿則大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棠陵庶幾吾民其有望耶君構亭於齋之隙扁以卧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在浮石山今宦遊於此雖吳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外風木之感不能頃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考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白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君所卧豈此石耶君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卧石矣抑仁人孝子之心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

為非孝今吾民之疲瘁已甚内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夷之擾君皆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棠陵之鄉之人也耶是以為之記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

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

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壻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為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為然間歲不見見

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葢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庋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黄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内視二千餘

年不曾一瞬而以其身為己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為記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為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漫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户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

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為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没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揺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搆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為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

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為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為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宜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

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蠖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以為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今天下名山在於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皆信然歟

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爲之剃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既殫天工始見由潭以徃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龕瑶臺琪樹鶴坡鼉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爲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緣著怪奇使後百年便以史君爲仙人也由此言之余殆疑所謂仙人之跡者皆遯世長徃之士有所托而

為之亦史君類耶

見芩書舍記

長洲劉遜與余友盛應禎同年家子弟相好又與余同在太學應禎數稱遜之為人讀書好古篤於行誼遜所後父為水部君水部君嘗自號飯芩子水部君卒遜以見芩扁其書舍以寓思親之意間因應禎屬余為記余曰人子于其親之亡不可得而見思之則見之矣無所不思則無所不見矣書舍遜之所常居也於是而見飯

苓子焉可以見遜之無所不思也禮爲人後者受重而以尊服服之服之以其父母而祭之以其父母夫以爲其文則然至於其情或容有不可强者而遜於水部君又重之以父母之思推是心也可謂厚之至矣而吳中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蓋云君初舉進士以親老不肯就官懇䟽歸養比親喪服闋所親力勸之出君不得已一至京師當正德之初中官秉勢陵轢天下士大夫君爲主事領漕事居濟上無何即引病長往其號飯苓

子以此余因感遜之厚又嘆水部君之廉於進取其風槩不獨可使劉氏子孫傳之也

婁曲新居記

婁曲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故水為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為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而或謂之瞜城江入海口為劉家港瞜與劉聲近訛吳大瞜蓋在

北野禺櫟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弟少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為善人斯足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

蓋悲之嗟夫人生百年之內為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騖而不知止者何也先生蓋自叙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晩得地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堂曰卅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鬻他姓於今始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虀數莖焚香賦詩自喻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為遷徙之徒兹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感

於昔之人發憤伉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顩念忽有首丘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極也遂書之以為記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峰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别隖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悦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竒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淼

淼澒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絶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濵者皆挾湖以為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書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為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峰山盡得湖濵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為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

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别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欹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天竇之末頽不能自引决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南陔草堂記

予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須浦之上葢自門

南出為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召會集必由於此故為市頗囂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予家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為縣之隍婁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絶吉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為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榭花石池南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為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吉甫以為娱親之所故以南陔名焉予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為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詩葢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盡在于是小雅既廢則外内交訌而王道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為之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叙和樂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為國之基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乖萬物何得不失其道理萬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夷之所以

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而内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名今世所傳新宮采齊貍首騶虞騶駒及三豳三夏九夏之類其辭逸者固多也束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

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閑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東氏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與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亡矣予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莪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貲雄至都事君兄

弟用選秀入成均為弟子而廉卿嘗與余同試春官矣余弟亨甫為都事君壻故余識啟貞於垂髫之時都事君偉儀觀美鬚髯而啟貞少已豐碩與客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見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啟貞受堂構之任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潤方在孩稚母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去啟貞之世忽踰一紀且冠受室矣諸孺人者寧邑令貞伯女也其持身有衛共姜之操其

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潤仰承慈顔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諷誦蓼莪之詩日日以泣遊行江上痛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莪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記於余且請為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人不得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為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為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余憫嚴

子曰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若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所以為無窮之情也余昔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啓貞已為主人而余友徐直言在其家塾止余宿明日别去即今之所謂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為其外氏陸冢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葢二十年間而觀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為之記

菊窓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為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浦之厓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隝中昔仲長統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

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池夏日清風芙蕖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名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袪百慮菊能制頽齡又云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卒為尚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於鴻飛冥冥矣為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

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窓之下而請問焉君名悅字君學

本庵記

客曹楊君伯厚名其讀書之舍曰本庵因其友張師周來請為之記余問其所以為名者蓋今少保司馬公為曹郎時生君於邸舍而先少保公以御史視鹺事於江都聞得孫而喜乃曰吾居揚州而此子生因命之曰楊

州民且謂吾家再世榮祿厚福之來不敢居令此子長得為耕農足矣嘉靖四十一年君登第而主司以為州民非所以為稱乃更之曰俊民君不能逆主司之意而又不敢忘乃祖之命故名其庵曰本者以為不忘其先少保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凡物之生皆始於本故以本為始也昔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之以禮之本主於儉夫禮生於心孔子不言而言儉從其始而求之末有不得其心也傳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

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
惡治聖人之所謂本者皆言其所始也人能思天地之
所生則不至於違其性人能思先祖之衍其類而生我
則不至於戕其身人能思君師之所以治則不至於遺
君而倍師故有子志之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
君子之為仁以孝弟為始則可以得其心也君曰侍少
保公承顔色養不離於左右孝弟之道不勉而至然且
思先少保之在江都之日其所存遠矣少保公方掌邦

政以才德為天子所倚毗君學魁多士雍容南宮奕世濟美當世以為難得及余觀其一命名之間而猶不忘其本如此而後知君家之所以貴顯者葢有以也是為記

野鶴軒辟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邑之馬轍山小而實竒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洌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

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為俗吏者稱名父令奉以為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煑茗翻為主人予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保聖寺安隱堂記

長洲東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隨先生之故居在焉今為保聖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蓮講寺然甫里無二寺蓋白蓮保聖之別院也志云寺創於唐大中閒熙寧六年僧惟吉重修又謂惟吉於祥符閒創白蓮寺今里俗所指以為白蓮者僅在西廡其後即為天隨先生祠區宇非廣不當別稱為寺也余少時過甫里拜先生祠遊行寺中尋古碑刻殆無存者惟元統二年法華期懺田記

輪管轄司知事比丘有親從政文選所立此石存耳成化二十二年時國家累世熙洽京師崇寺宇僧司八街剃度數萬人醮祠日廣左善世璇大章住持大興隆寺方被尊寵而璇故里人陳氏子初為寺比丘得請馳驛還省其母因迎養於寺之愛日堂明年從四明普陀歸是歲八月重修此寺又明年五月落成明年還京師凡為殿堂七廊廡六十初壞殿時梁栱間有板識紹興寳祐之年故知以前修創葢不一而無文字可攷也寺之

西比有安隱堂異時僧每房以堂為別如安隱北者無慮數十房其後日圮今東偏無僧寮矣主僧法慧懼且盡廢而慧之徒又絕先是安隱之房分為二派慧乃與同堂之徒復合為一誓相與共守之而請余為之記自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至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蓋又七十有八年矣璇之修創宜有記而復闕慧以為寺之興或有所待而文章終不可無故汲汲求其寺之故欲余有所記述其志非特區區一堂而已余既無所於考獨

璇事於所聞較著是以識之且以為彼非托於此亦不能以傳也夫文章為天地間至重也自大中訖今七百十有九年世變多矣而寺嘗存蓋無廢而不興而文章之傳獨少也慧其知所重也哉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代

汝水自天息山東流入汝南之境自城北折而東復繇東而南濱河居者曰竹竿巷蓋因竹竿河而為名賈商賈之所湊聚時水泛溢岸善崩一旦居民街市盡沒於

水往來者無所取道崇府承奉樊君捐貲市民地與屋縮之若干步以讓行者之途自是復通行而居民街市繁會如故乃剏三官廟以鎮之中為神殿左右兩廊右轉而東為神庫為神厨又為屋數楹使學道者居之殿甚巨麗三神像及諸侍從莊嚴靚飾儼然帝者之尊重門周垣以臨水上汝人皈依焉經始於隆慶元年之秋落成於三年之夏君以奉使再過邢州以予為其郡人又故相知請為之記予以河水壞民廬舍至沒其通行

之道此有司之所當軫念今有司既屈於其力之所不能而又以煩民之為難君乃肯捐已貲以佐國家有司之急而拯民之溺其亦可謂賢矣按三官者出於道家其說以天地水府為三元能為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為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産如漢茅盈之類其說詭異蓋不可曉然人之所奉則其神必靈如史載秦所祠祀多不經亦有光景動人民故能致其昭格雖古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興於人意不過如

此令特以出於道家故儒者莫能知其說抑君之為是其造福於此方之民蓋不少也君名準字𣳟鄖城人讀書為文好賢禮士又能約束王國中諸校莫敢犯法者汝南士大夫樂與之遊云

震川集卷十五

震川集卷十六

明 歸有光 撰

記

重修闕里廟記 代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某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圮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

而止及是年廵撫都御史姜廷頥廵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嶽祠之香税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兖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歳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增左布政使某左叅政吴承𤋮副使吴道會皆首為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殁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殁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

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
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
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
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列聖承統
世世增修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
而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
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魯
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聖

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

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為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為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己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為近求仁以學

顔子為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饋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饋原魯先生居於海濵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燬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濵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令為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為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尋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之外久之得還

吴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於齊門外卧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為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於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為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於丘園世

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揚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於世而世亦不容

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没於海上至於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爲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於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於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為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壖之人不能為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

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興築之弘治間復淪於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為已業傾貲為堤堤成填淤之土盡為衍沃而請記於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於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於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畧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

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為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傒能之至蘭傒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為沮洳之塲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為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於黄浦而西此縁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避湖泖

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鎮異時官

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

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死於風霾雨雪

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俟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

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者以為賢太守奉宣

條敎千里之内父母之道師帥之責在焉加之令日上

有賦歛之繁外有蠻夷之事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

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是之類

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爲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呌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掛循之而已往者大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爲姦利吳民父子兄弟駢死敲扑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

有變吳民必不敢爲亂以其愛上忠詢而易使也彼不之邺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偫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寛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叅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叅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

郡三十餘年冡孫丞倲以太子家主簿出判呉郡清㢘聞於郡中滿嵗復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倲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㑹諸屬縣令缺倲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閲月遠者一嵗民莫不懐慕之郡之縣有七倲殆遍歴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顓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為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為縣守藏令㢘則無擾不㢘輒費不貲當倲時分毫無取民廼不知為此役白銀火耗一

兩折閲多至三分僕以京庫折白輕齋鳳陽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為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羡餘無慮千計吏白以為當得者僕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默定或貧富不相讐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定無所復控訴僕悉召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夕而定無不怗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可勝數比僕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

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為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郵庫役公撥解省火耗錙銖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工部以仁恵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甘棠之蹟睹其所茇而忍芟夷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

也晉周訪三世為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實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為政者云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峰倉在西門之外漕輓之積在焉每歲稅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兌民間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南門

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豐凶以爲發斂民之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蓋巡撫周文襄公所改刱云然濟農之庾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爲玉峰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址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始以囷廩攢植致鬱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興造新倉中爲官廳左右互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於此蕞爾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

之掌税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别以賦工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浹旬而役用告成觀者歎息以侯之才敏而吾民之易使也如是抑古者垣窌倉庾之設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待施恵邮艱阨養孤老而已國家因前代常平義倉之法有四倉之制而歴世經紀豫備見之綸音者不一而足而因仍廢墜已乆彭侯承兵荒之餘詔書趣辦義不得不先公家之急雖有愛民之心宜亦未及乎此而濟農之名不可以没也是用

併識之侯名富為縣清康勤勸敏於造事即此亦可以槩見矣是歳嘉靖四十三年歳次甲子某月日倉成九月某日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為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為綏州雉州七年復為長城梁開平元年為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為州洪武二年復為縣縣常為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歳國兵克長興

耿侯以元帥郎令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為縣至今若干年矣遡縣之初建為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為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為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畧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

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為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為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顓掌馬之事三十年

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為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已已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其初到官頗為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畧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勅歲代寺丞十二員

分管畿輔八府山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為六員今又已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廵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噪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廵未建分任寺

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叅下謝
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販奸胥
不得覬避八便也奏上天子以其章下兵部覆奏報可
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令其又以寺宇敝壞
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始卿邵康僖公銳
張公舜臣重為立石今歲久石窮無隙鑱書於是李君
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貲以竪新石而丞張君進思
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

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竊惟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

率作興事開廣言路羣工飭百度振舉而微臣稍條

上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

懈以助成德意興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灾流行大

江南北河海嘯溢畿輔邊關雨雹徧野夫雨水氷雹皆

陰類也其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

領師苑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

九塞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

賦之區騶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騶兵政之寓農何以復祖宗之初額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驪未比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密而任益專重令因仍積弊之後尤有難者況玆廨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恊乃心力以祇承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為溷湢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溷瀆者則余以為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為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㝵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即心開類神

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為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為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暍不可登也余曰為禱雨來畏暍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

龍洞兩石罅上闊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緑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爲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靉靆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灾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

將辭於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皷與草靴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薔坼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縣篆即日以兩戈船冐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為罪見人輙搒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瘍發於胷死矣余欲

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為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

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閨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為當歸汝家没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為

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為女未嫁人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

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為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

人者同為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於首陽未有祿位於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

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劒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内之竒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為給事中君之為縣有恵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盖增重矣異

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黄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於爲思黄州詩子瞻爲黄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禄署丞孟君浚河記

吴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吴鄉東為渚浦又為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為張浦又東為顧仙浦又東為諸天浦又東為同丘浦又東為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為塘為漊為涇為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禄署丞孟君規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

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為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
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
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
而羣山之水又犇注於其間為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
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
田而水旱不能為患害盖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
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
嘉靖初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

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吴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茭蒲葭葦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跄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黄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薀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横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

為大官丞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大為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觔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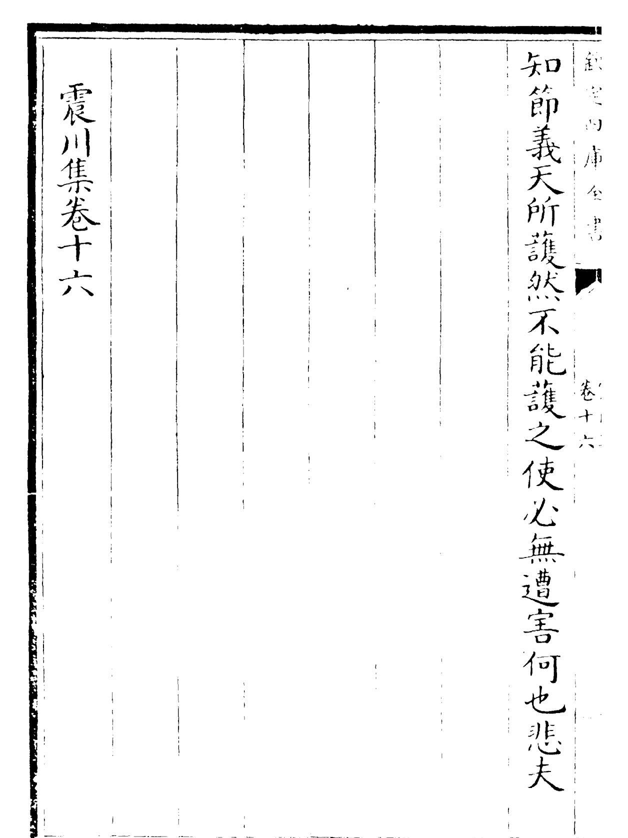
蒼梧楊君際可以歲貢入太學還調長興主簿為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荏斯立之風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鄣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為縣哀其遠而喪不能歸

也塋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為祭田使松雲庵僧守之余至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予謂劉君本置祭田為楊君守塚家人若得而有之亦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歸僧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胥凌與為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

舁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舁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
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
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
子飌天拜拜忽兩脥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
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共來逐逐
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卧膚肉
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仵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
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



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震川集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吳朝倫
謄録監生臣孫　珩